

唐詩選注評鑒 七

刘学锴 撰

十卷本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
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
草心。報得三春暉。



中原出版傳媒集團
中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唐詩選注評鑒 七

刘学锴
撰

十卷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
· 郑州 ·

目 录

李 益

喜见外弟又言别	1
夜上受降城闻笛	6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	11
江南曲	17
汴河曲	21
边 思	25
宫 怨	28
上汝州郡楼	31
塞下曲	34

张 籍

征妇怨	38
野老歌	41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44

夜到渔家	52
没蕃故人	55
法雄寺东楼	58
秋 思	61
凉州词三首(其一)	65
王 建	
田家留客	68
望夫石	71
水夫谣	74
田家行	77
江 馆	80
新嫁娘词三首(其三)	83
江陵使至汝州	86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89
孟 郊	
游子吟	94
怨 诗	98
伤 春	100
寒地百姓吟	103
秋 怀(其二)	106
游终南山	110
洛桥晚望	114

韩 愈

秋怀诗十一首(其四)	117
山 石	122
雉带箭	132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137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146
李花赠张十一署	155
杏 花	161
郑群赠簟	166
石鼓歌	173
听颖师弹琴	188
短灯檠歌	197
华山女	201
题楚昭王庙	207
答张十一功曹	211
题木居士二首(其一)	214
榴 花	218
春 雪	220
盆池五首(其五)	223
晚 春	225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228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233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239

张仲素

秋思二首(其一)	243
----------	-----

王 涯

秋夜曲	247
-----	-----

柳宗元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250
---------------	-----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254
--------------------	-----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260
--------------	-----

柳州峒氓	268
------	-----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273
------------	-----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277
-----------	-----

南涧中题	282
------	-----

江 雪	290
-----	-----

田家三首(其二)	295
----------	-----

渔 翁	300
-----	-----

刘禹锡

金陵怀古	307
------	-----

始闻秋风	312
------	-----

西塞山怀古	317
-------	-----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30
-------------	-----

竹枝词二首(其一)	336
-----------	-----

堤上行三首(其二)	341
-----------	-----

踏歌词四首(其一)	344
-----------	-----

竹枝词九首并引(其二)	347
竹枝词九首(其九)	351
杨柳枝词九首(其六)	353
秋词二首(其一)	356
浪淘沙九首(其八)	358
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360
再游玄都观并引	360
金陵五题并序(其一、其二)	369
与歌者何戡	383
和乐天春词	389
望洞庭	393
杨柳枝	396
崔 护	
题都城南庄	400
皇甫松	
采莲子二首(其二)	405
吕 温	
刘郎浦口号	409
卢 全	
有所思	413

李益

李益（746—829）^①，字君虞，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大历四年（769）登进士第，同年再中超绝科，翌年又中主文谏科，授河南府参军，转华州郑县主簿。秩满为渭南尉。后山南东道、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贞元十三年（797）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为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元和元年（806）征拜都官郎中，进中书舍人，出为河南少尹。约七年入为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转太子右庶子、左庶子，官至右散骑常侍。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致仕。三年八月卒。益自称“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德宗曾诏征益之制述，令词臣编录，诗作流传海外，为夷人所宝。令狐楚编选《御览诗》，录其诗三十六首。诸体皆工，尤长七绝。《全唐诗》编其诗为二卷。

[注释]

①生平仕历据崔郾《李益墓志铭》。

喜见外弟又言别^①

十年离乱后^②，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③，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④，秋山又几重！

[校注]

①外弟，表弟。②十年离乱，指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始告平定，首尾历九年。此举成数而言。③沧海事，指世事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神仙传》

卷上：“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谷乎？王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将复扬尘也。”④巴陵，唐江南西道郡名。《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岳州》：“本巴丘地……吴于此置巴陵县，宋文帝又立为巴陵郡……武德六年，复为岳州。”治所在巴陵县（今湖南岳阳）。

〔笺评〕

范晞文曰：“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唐人会故人之诗也。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前辈谓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动人意，信非虚语。（《对床夜语》卷五）

陆时雍曰：盛唐人工于缀景，唯杜子美长于言情。人情向外，见物易而自见难也。司空曙“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李益“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抚衷述怀，罄快极矣。因之思《三百篇》，情绪如丝，绎之不尽，汉人曾道只字不得。（《诗镜总论》）又曰：三、四惊异绝倒。（《唐诗镜》卷三十三）

胡应麟曰：刘长卿《送李中丞》《张司直》……李益……别内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减盛唐者。又：司空曙“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戴叔伦“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一则久别乍逢，一则客中除夜之绝唱也。李益“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绝类司空；崔涂“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绝类戴作，皆可亚之。（《诗薮·内编·近体上·五言》）

贺裳曰：司空文明每作得一联好语，辄为人压占。如“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可谓情至之语。李益曰“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则情尤深，语尤怆，读之几乎泪不能收。（《载酒园诗话又编》）

黄生曰：（“别来”二句）虚实对。流水对。又曰：全篇直叙。初见而惊，惊其面善也。问其姓，姓果是；闻其称名，名益是。于是转

忆其旧容，始知十年不见，今长大至此。事极纤细，情极逼真，难得十字道尽。沧海事，言事如海之多也，以虚对实。项斯云：“别来无限意，相见却无言。”与五、六相反，然情事皆极逼真。事多故话久至暮，此亦常语，却妙在押“暮天钟”三字，然亦是韵脚相逼而成。凡诗有为韵所拘，不能作佳语者；亦有为韵所凑，反得佳语者，不可不知。（《唐诗摘抄》卷一）

沈德潜曰：与“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抚衷述悵，同一情至。一气旋折，中唐诗中仅见者。（《重订唐诗别裁集》卷十一）

乔亿曰：颌联真极。余交游中有都门一面二十余年，忽相值于太原者，情形正如此。（《大历诗略》）

宋宗元曰：形容刻至。（《网师园唐诗笺》）

吴瑞荣曰：“别来”一联，宋人便不能为。以其泥于詮解故也。须知凡书以詮解益精，诗以不詮解为妙。（《唐诗笺要》）

王寿昌曰：何谓真？……卢郎中之“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司空文明之“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切实締当之至者。（《小清华园诗谈》卷上）

方南堂曰：人情真至处，最难描写，然深思研虑，自然得之。如司空文明“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李君虞“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皆人情所时有，不能苦思，遂道不出，陈元孝云：“诗有两字诀，曰曲，曰出。”观此二语，益知元孝之言不谬。（《辍锻录》）

潘德輿曰：唐人诗“长贫惟要健，渐老不禁愁”“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皆字字从肺肝中流露，写情到此，乃为入骨，虽是律体，实《三百篇》、汉魏之苗裔也。初学欲以浅率之笔袭之，多见其不知量。（《养一斋诗话》卷七）

[鉴赏]

由于时代相近，题材相似，历代评家多将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

绅宿别》与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特别是将它们的颌联相提并论。其实，这两首诗在抒写乱后意外重逢的情景时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司空诗的晤别双方是多年未见的故友，彼此在别前已届壮岁；而李诗晤别的双方则是乱前年尚幼小，乱后重逢时已长大的表兄弟。即两首诗的晤别双方在年岁上有差别。其二，由于经历乱离，重逢时的感情自是悲喜交集，但司空诗的感情明显偏重于悲，而李诗的感情则偏重于喜。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首联重笔提起，明点“离”与“逢”。但这却不是普通的离别与重逢，而是经历了“十年离乱”的时代浩劫与沧桑巨变之后的别后重逢，因此双方的晤话主题自然离不开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一点，李诗与司空诗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司空诗未明点“离乱”而已。但“长大一相逢”却意味着别离前双方都还是幼年。李益出生于天宝五载，安史之乱爆发时年方十岁，其外弟的年龄自是更小，十年离乱之后，彼此都已长成年青人，故说“长大一相逢”。这个“一”字强调了悠久而纷乱的十年岁月中双方相逢的唯一性，从而突出了它的艰难与珍贵，为“喜”字伏脉。这一联主要是叙事，交代背景，但在叙事中即寓含有对时代与人生的感慨。而正是这“十年离乱”的特殊背景和幼别长逢的特殊经历，决定了颌联双方相逢时的特殊情态。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由于双方别前年方幼小，重逢时却已“长大”，而一个人的形容变化，最显著而突出的便是这从幼到大的十来年，因此双方乍见之时形同陌生。从情理推测，外弟应是主动前来寻访李益的，因此在看到这位表兄时虽也感到陌生，但毕竟知道对方就是久违的表兄，但李益却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乍见这位外弟的，因此便有了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当外弟突然出现在面前时，由于对方形容大变，全感陌生，因而自然而然地问对方“贵姓”，而当对方道出姓氏并说出自己的表弟身份，称诗人为表兄时，诗人竟一时感到茫然无绪，感到这位自称表弟的人似乎是初次相见，从未谋面。

“惊初见”的“惊”字，正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当时那种惊讶、迟疑、惊异、惊奇的复杂心态。诗人的这种迟疑情态自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于是乎便主动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刻站在面前的便是十来年前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表弟。可面对这位形容陌生的表弟，竟想不起他幼小时的形容、模样，于是便在记忆中努力搜寻。这就是所谓“称名忆旧容”。这个“忆”是一种恍恍惚惚、遥远模糊的记忆。从诗人“问姓”而“惊”到外弟“称名”而诗人努力记“忆”，这一少小离别、十年重逢的场景，特别是诗人的心理活动、情态变化，被描绘刻画得极为真切、细腻、曲折、生动，富于戏剧性。而这一切，又纯用素朴的语言进行白描，使人不得不叹服诗人的艺术功力。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腹联转写双方重逢后的叙谈。十年离乱，双方隔绝，音信不通，国事、世事、家事以及双方各自的情况都起了巨大变化。这一切，都是双方叙谈时必然触及的话题，但在短短的十个字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道尽，只能用高度概括的“沧海事”三字，将别后情事包举，而由此引起的沧海桑田的感慨亦自然寓含其中。妙在下句宕开写景，虚处传神，写叙谈语罢之际，天色已经向晚，远处传来一阵阵暮钟的声音，在耳边萦回荡漾。这个场景，不仅暗示了双方叙谈时间的长久、内容的繁多、感慨的深长，而且将双方在暮天钟声中默默相对无言时心潮的回荡起伏也透露出来，传达出更丰富的感情和令人神远的隽永意味。如果说，颌联的成功在于真切细腻的描绘，在于实处见工，腹联的成功就在于高度概括，虚处传神，具有远神远韵。一实一虚，都体现出诗人的艺术功力。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尾联从别后重逢过渡到“明日”的又一次离别。“巴陵道”是外弟明日要登上的道路。诗人想象，明日外弟又要沿着巴陵道迤迤而去，山川重阻，秋云暗淡，一别之后，彼此又被重重秋云笼罩的山川阻隔，天各一方了。末句以景语作设问口吻，有悠然不尽的情致，正与别情的悠长相应。

综观全篇，表现的感情虽亦有对十年离乱沧桑巨变的感慨，但主导的感情倾向是乱后意外重逢的惊喜。对于“明日”的又一离别，虽有依依惜别的感情和深挚的思念，却无明显的悲感。这和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直接揭出“相悲”，抒写乍见疑梦、恍如隔世的悲感，在腹联的景物描绘中渗透凄寒冷寂的心态有明显区别。如果说，司空诗表现的是一种中年人的心态，则李益这首诗多少还体现了一些青少年人的心态。

夜上受降城闻笛^①

回乐烽前沙似雪^②，受降城下月如霜^③。不知何处吹芦管^④，一夜征人尽望乡。

[校注]

①《旧唐书·张仁愿传》：“神龙三年，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忠义统众。仁愿至军而贼众已退，乃蹶其后，夜掩大破之……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中宗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餘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东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南，西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河北岸。此指西受降城。《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二》录此诗，题为《婆罗门》，解题引《乐苑》曰：“《婆罗门》，商调曲，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进。”又引《唐会要》曰：“天宝十三载，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全唐诗》卷二十七《杂曲歌辞》重录此诗，亦题为《婆罗门》，当是以此诗配《婆罗门》曲名改题。《旧唐书·德宗纪》：兴元元年（784），“八月甲辰，以金吾大将军杜希全为灵州大

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节度营田等使。”李益《从军诗序》云：“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指杜希全）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此诗当作于在杜希全幕之某年。西受降城正杜希全管内之地。②回乐烽，在西受降城附近之烽火台。或说指灵州回乐县之烽火台，但回乐县距西受降城甚远。据诗意，此回乐烽与西受降城当相距不远，故指回乐县烽火台之说恐非。其《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之西城即指西受降城。首二句“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与本篇“闻笛”近似。烽，《全唐诗》原作“峰”，校：“一作烽。”兹据改。《暮过回乐烽》云：“烽火高飞百尺台。”可证当作“回乐烽”。③下，《全唐诗》校：“一作外。”④芦管，胡人吹奏的乐器。宋陈旸《乐书》云：“芦管之制，胡人截芦为之，大概与觱篥相类，出于北国者也。”曾慥《类说·集韵》：“胡人卷芦叶而吹，谓之芦笳。”

[笺评]

李肇曰：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国史补》卷下）

王世贞曰：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前”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艺苑卮言》卷四）

胡应麟曰：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乐（原误雁）烽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秦时明月”，在少伯自为常调；用修以诸家不选，故《唐绝增奇》首录之，所谓前人遗珠，兹则掇拾。于鳞不察而和之，非定论也。（《诗薮·内编·近体下·绝句》）又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同上）

《唐诗训解》：起语雄壮悲切，末接便。

《全唐风雅》：此首显说。

唐汝询曰：沙飞月皎，举目凄其。此时而闻笛声，安有不念切乡关者？（《唐诗解》卷二十八）按：朱之荆《增订唐诗摘抄》袭唐解。

黄生曰：烽，一作“峰”，非。盖斥堠举烽之处，因以为名。本集又有黄堆烽、阳城烽诸名。（《唐诗摘抄》卷四）

沈德潜曰：李沧溟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凤洲推王翰‘蒲萄美酒’为压卷。本朝王阮亭则云：“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沧溟、凤洲主气，阮亭主神，各自有见。愚谓：李益之“回乐烽前”，柳宗元之“破额山前”，刘禹锡之“山围故园”，杜牧之“烟笼寒水”，郑谷之“扬子江头”，气象稍殊，亦堪接武。（《说诗晬语》卷上）又曰：“夜上受降城闻笛”，明云“芦管”，芦管，笛也，“笛”字应误。又曰：绝唱。（《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二十）

黄叔灿曰：李君虞绝句，专以此擅场。所谓真率语、天然画也。（《唐诗笺注》）

宋宗元曰：蕴藉宛转，乐府绝唱。（《网师园唐诗笺》）

范大士曰：如空谷流泉，调高响逸。（《历代诗发》）

李锜曰：征人望乡，只加一“尽”字，而征戍之苦，离乡之久，胥包孕在内矣。（《诗法易简录》）

李慈铭曰：高格、高韵、高调、司空侍郎所谓“返虚入浑”者。下“天山雪后海风寒”一首，佳处正同。（《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唐人万首绝句选批校》）

赵彦传曰：首二句写景，已为“望乡”二句钩魂摄魄，是争上流法，亦倒装法。（《唐人绝句诗钞注略》）

施补华曰：“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烽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章节高亮，情思

悱恻，百读不厌也。（《岷佣说诗》）

俞陛云曰：对苍茫夜月，登绝塞之孤城，沙明讶雪，月冷疑霜，是何等悲凉之境！起笔以对句写之，弥见雄厚。后二句申足上意，言荒沙万静中，闻芦管之声，随朔风而起。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郁伊善感，不待言矣。李诗又有《从军北征》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意境略同。但前诗有夷宕之音，《北征》诗用抗爽之笔，均佳构也。（《诗境浅说》续编）

刘拜山曰：淡墨素描，似不着力，而天然超妙，最近太白。（《千首唐人绝句》）

[鉴赏]

这是李益一系列边塞佳作中最出名的一首。之所以特别出名，一是由于它的代表性。李益的边塞七绝，多借军中闻乐抒久戍思乡之情，如《从军北征》《听晓角》，都写得相当出色，而这首《夜上受降城闻笛》则意境最为浑融，表现最为自然。二是由于它的时代色彩。虽同样写久戍思乡，但风貌与盛唐显然不同，带有特定的时代悲凉色彩。

诗的前幅写“夜上受降城”所见，两句互文，“回乐烽”当在“受降城”附近。合而言之，即回乐烽前，受降城下，平沙似雪，月色如霜。这是一幅月色笼罩下平沙万里、寥廓广远、凄清寂静的境界。月光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是在白天，则沙漠的颜色多呈黄褐色或淡黄色，且可明显见到沙丘的高低起伏。但入夜之后，在银色的月光映照下，浩瀚无垠的沙漠不但消失了高低起伏的形状，变成了浩浩无垠的万里平沙，连它的颜色也变成了一片洁白，白得像无垠的雪原。这一切，正是因“月如霜”所致。月色如霜，本不单属北方边塞地区，中原内地、江南水乡，处处可见。但当它出现在边塞朔漠地区，和浩浩无垠的万里平沙融为一体时，便显出了北方大漠之夜特有的广

远寥廓、凄清寂静的境界。它美得让人神远心醉，也美得让人心凄神伤。“雪”和“霜”不但是对平沙、月光的颜色的形容描摹，更暗透目接此境的诗人（也包括征戍将士）心理上凄清寂寞的感受。整个画面上除了明月的万里清光和浩荡无垠的如雪平沙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和物的活动，听不到任何声息，有的只是无边的荒寂。两句似是纯粹写景，但景物描写中已暗透出抒情主人公的孤寂凄清，这正是乡思的前奏。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的后幅由望而听、由色而声，转写登城“闻笛”。芦管，即芦笛，亦即题内之“笛”，芦管本胡人吹奏的乐器，带有浓郁的异域情调，声调又特别悲凉，因此极易引发征戍之士的思乡之情。妙在“不知”二字，突然作转，传神地描摹出在皓月当空、平沙万里、似雪如霜的无边荒寂之境中忽然传来悲凉的芦管声，使听者怦然心动、悠然神驰的情景。这声音不但使登城的诗人乡思涌动，遥望故乡，想必也使所有远戍此地的征人乡思悠悠，一夜无眠，起而望乡了。末句由己推人，其中蕴含了诗人的想象，使诗的内容更具普遍性，意境也更为广远。“一夜”犹整夜，言时间之长；“尽”言人数之众，包括全体闻笛的征人。虽是着意强调的词语，但全句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力之迹。而“不知”与“一夜”“尽”相呼应，又使三、四两句显得摇曳生姿，极具咏叹情味。比起《从军北征》的“磧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来，后者不免稍露夸张之迹，比起《听晓角》的“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来，后者亦略显深曲，均不及此诗后幅之自然不着力。

远戍思乡，是边塞征戍之作最常见的主题。但在不同的时代，却显示出不同的情调意境。盛唐边塞诗尽管也写乡思边愁，但其中大都贯注着一种阔大雄浑之气，像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虽亦吹笛而怀闺人思故乡，而雄阔之气终不能掩。而李益此诗，则虽阔大旷远，但其中已经自然渗透了时代的悲凉萧瑟色调，与王诗显然有